

► 社會科學

醫學人類學 關心原住民健康與文化

医療人類学 原住民の健康と文化への思いやり
Medical Anthropology Is Attentive to Health and Cultures of Aborigines

文・圖 | Umin · Itei 日宏煜 (美國夏威夷大學人類學博士 ·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節)

在台灣，「醫學人類學」並不是一個熱門的學門，當初在選擇是否要出國攻讀博士學位時，著實考慮了許久。研究所念的是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寫的是關於人類白血病的分子生物學研究，這些似乎都和人類學沾不上任何關係。但由於對原住民健康與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因此在當兵期間，開始接觸一些醫學人類學的書籍，嘗試了解這個學科如何由文化的角度來詮釋人類社會的各種健康議題。退伍後，擔任許木柱教授的國科會計畫助理，許教授是當時台灣學界少數從事醫學人類學研究的學者，且研究主題多環繞在原住民的心理健康方面，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以台灣原住民為研究對象的醫學人類學者。在擔任許教授助理期間，除了直接參與原住民相關研究外，亦有機會旁聽許教授在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開設之「醫學人類學」課程，這些不但加深了我對醫學人類學的認識，也促使我開始著手進行至美國攻讀醫學人類學的計畫。



恐龍灣 (Hanauma Bay) 是夏威夷歐胡島 (Oahu) 上著名的觀光景點，也是筆者一家人常去浮潛的海灘。

宿舍宛如地球村 國際學生練英文

申請赴美留學可謂千頭萬緒，但第一件事不外乎準備托福和GRE考試。語言成績是國際學生申請進入美國研究所就讀的最基本條件之一，雖然有一些學校標榜免語言成績即可申請入學，但依照一些前輩們的經驗，



二位原住民新科博士合影，左為官大偉博士，右為筆者。

按部就班地以語言成績申請學校仍是最保險的作法，也是進入名校的不二法門。為了準備這些語言測驗，我參加了坊間補習班所開設應付托福和GRE考試的課程。

除了語言測驗，我也開始注意公費留考的科目與考試日期。但不幸的是，人類學並不是當年教育部公告的學門之一；且由於近年美國大學都將其獎學金給予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所以我決定以自費的方式出國留學。當申請學校的季節來臨時，我的托福和GRE成績也陸續出來，但結果並不理想，都剛好落在可以申請學校的最低門檻。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申請了5間學校，在繳交完所有申請

文件後，我並沒有抱著會被任何學校錄取的希望。而當我收到第一個學校的拒絕信時，甚至已經開始為下一次的語言測驗和隔年的學校申請做準備。不過事情也在這時出現了轉機，因為夏威夷大學的錄取通知在不久之後也送到。由於夏威夷大學的人類學系在美國頗負盛名，擁有多位名師任教；喜出望外之餘，隨即與學校聯繫，確認報到事宜。

在2002年盛夏，我抵達了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市，展開為期7年的留學生活。而對於我這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原住民，語言的障礙與適應似乎無可避免，但也是亟待克服的第一關。為了解決語言的問題，我選擇東西方



選擇在East-West Center的學生宿舍落腳，除了考量宿舍價格比在外租屋便宜、鄰近學校等因素，更因為住宿生來自世界各國的這種生活環境，能在無形中提升我的英語溝通能力。



2008年檀香山市燈節 (Honolulu City Light)，筆者全家在市政廳與聖誕老人合影留念。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的弟兄姊妹為筆者即將出生的兒子Ite舉辦baby shower，準備了各種必需品。

研究中心 (East-West Center) 的學生宿舍做為落腳的第一站，除了考量宿舍價格比在外租屋便宜、鄰近學校等因素，也由於東西方文化中心學生宿舍是來自世界各國留學生在夏威夷的「家」，所以整個宿舍儼然是一個小地球村。在宿舍中，除了個人的房間外，其餘的設施（廚房、浴室、客廳、洗衣間等）都是大家共同使用，雖然偶有不便，但這樣的生活環境也促使所有的國際學生必需使用英語來溝通，無形中提升了我的英語溝通能力。

太平洋島嶼兄弟及教會 協助度過文化震撼

對家人的思念、課業的壓力、語言的隔閡和對留學地環境的不熟悉，讓我在初到夏威夷時產生了所謂的文化震撼 (culture

shock)。例如剛到學校報到時，因為不熟悉學校周邊環境，又怕別人會笑我的「菜英語」，所以只敢在學校附近的餐廳點披薩果腹，且一吃就是3天；這些對新環境的不適應，的確讓我在留學之初，幾度想要打退堂鼓。

然而夏威夷得天獨厚的人文環境，卻讓我度過這個不適應期，因為我遇到幾位來自菲律賓、索羅門群島、東帝汶、斐濟和東加群島的「太平洋島嶼兄弟」，當他們知道我是來自台灣的原住民時，熱情地邀請我參加他們每個週末所舉辦的「kava night」。kava是生長在熱帶地區的一种植物，被許多住在太平洋島嶼上的居民用來製成社會性及儀式性飲料。這種飲料雖然不帶有酒精成份，但喝完後，卻有著與飲酒類似的效果，會讓人



美國研究所的學習方式是多元自主的，課堂上同學的討論與報告多於老師的講課。事前的預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否則上課時只能靜靜地聽別人侃侃而談，淪為課堂上的配角。

感到十分地放鬆。在與這些弟兄們聚會的時間，我們一起唱歌、講笑話、談論各地原住民所遭遇的問題與困境。每週一次的聚會讓我逐漸融入夏威夷生活，也開始懂得享受這個熱帶天堂的美麗，有空時就會與大夥到海灘做日光浴與散步。

穩定的教會生活，則是另一個讓我能度過文化震撼的主要原因。從第一天的機場接機到整個安頓下來，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幫了很大的忙。教會師母Joy Turner女士對台灣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因為她曾任美國國家女子籃球隊的教練，帶領球隊到台灣打過幾屆的瓊斯盃女籃賽。由於師母的引見，教會成了我的另外一個家，教會的弟兄姊妹雖然都來自不同的國家，但是因著對上帝的信仰，常常彼此相互扶持，宛如一家人般。這也讓身為基督徒的我，領受到上帝的愛是沒有國界的，極積參與教會的生活，使我不再對陌生的環境感到恐懼。

教學重導引 師生如朋友

在美國研究所的學習方式是多元自主的，課堂上同學的討論與報告，多於老師們講課的時間，這和在台灣老師演講式的上課方式有很大的差別。為了應付課堂間的討論，事前的預習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否則上課時只能靜靜地聽別人侃侃而談，淪為課堂上的配角。但這樣的上課方式也讓我在進入學校的第一學期感到十分不適應，總以為沒有老師講課好像學不到東西。這樣的焦慮隨著上課的次數增加而減少，因為老師們導引



日宏煜

苗栗縣南庄鄉賽夏族人，族名 Umin · ltei，1973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病理組畢業，慈濟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夏威夷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所）助理教授。目前定居於花蓮，長期於秀林鄉及光復鄉進行田野工作，主要研究為原住民健康相關議題，近年來，專注於肝病在太魯閣族與阿美族之社會文化史研究。

式的教學，協助我建立了學術上的思辨能力，使我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並從和同儕的討論中擷取知識，而這些是我在台灣的教育訓練中未曾有過的訓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師生關係，與其說是師生，不如說是朋友。我永遠記得指導教授 Nina L. Etkin博士常對我說，她現在的角色是訓練我成為她未來的同事（colleague），所以她總是很盡心引導我，甚至在她過世的前一天仍在為我的博士論文口試與找工作的事情擔心。雖然她沒能參加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和畢業典禮，但她的治學精神與對待學生的態度，深深地影響了我的學術生涯與態度，也因為她的教導，進一步擴展了我在醫學人類學的視野。

限於篇幅的關係，很難將留學7年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做一詳述；但可以確定的是，在留學期間所學的知識，已成了我在學術研究與教學上的寶貴資源。也鼓勵目前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輕同胞們不要害怕出國學習，只要你願意努力，每一個人都可以如鷹展翅上騰，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